



文學新鑰 第14期  
2011年12月，頁49-82  
南華文學系

# 新詩改罷自長吟

## ——試論黃永武先生的散文書寫

許建崑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摘要

黃永武涵養於傳統詩學，同時創作了千篇以上的散文作品，刊載國內外報刊，最後集結為十幾本巨著。他以《中國詩學》、《愛廬小品》兩度獲得國家文藝獎，在學術與創作兩方面都有傑出的成就。

本文試圖呈現黃永武學、經歷與學術成就，來說明先生浸潤古典詩詞歌賦的涵養的深厚。進而剖析黃永武的散文創作：意圖發揚傳統中國文化、感懷異國風情社會、喟嘆故國山川人事，同時與身處的現代社會風習對話。並深入探討黃永武散文書寫的內在思維：了解先生在有我與無我的選擇、辯證有用與無用的態度，更清楚知悉先生在經世與閒適之間兩難的抉擇。

學術與創作是兩條平行線嗎？或者能夠相輔相成？讀過黃永武的作品之後，可以肯定先生立典範於今來，也可以理解先生勇於變革、擴展視野，也期望先生的新詩長吟。

**關鍵詞：**黃永武、學者散文、入世精神、詩學涵泳、生活哲學



**He new poetry will be long chanted  
—Discussion of Mr. Huang yong-wu's  
Prose Writing**

**Hsu Chien-kun**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Mr. Huang Yong-wu is proficient at traditional poetry, and written thousands of prose, which published in both local and foreign newspapers. These works have been compiled and re-published in several monumental masterpieces. His "Chinese Poetry", "Love House Proses" have won the National Arts Award twice, and his achievement on both academic and creative are outstand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Mr. Huang yong-wu's immanency of classical poetry and songs through presenting hi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If we look more



closely to Huang yong-Wu's prose writing: we can see the intention to carry for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motional affection of exotic society, sigh among homeland and personnel, while communicating with the modern society's customs.

If we further explore the inner mind of Huang yong-wu's prose writing,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choices of neglecting personal identity, debating and proofing the concepts of useful and useless, and further learned Mr. Huang's dilemma between helping governing other people and having his own carefree life.

Is academic and creative writing two parallel lines? Or can one complement one another? After reading Huang yong-wu's works, we can sense Mr. Huang's courage of innovating, and expanding the horizon of literature writing. Mr. Huang is a great model of today's poetry and prose, and people will chant his poetry work forever.

**Keywords :** Huang Yong-Wu, Scholar's prose, Concern for the World, Deep understanding of poetry, philosophy of life



## 一、前言

散文書寫是文字工作者的身分證，不管從事任何種文學藝術創作活動，需要有良好的散文表述能力。浸淫在中國文學領域中，負責文學教學，平日也勤於寫作的教師，如楊牧、顏崑陽、郝譽翔、蕭蕭等人，都是著作等身，也是年度散文選集中的常勝軍，他們不被列入「學院派」嗎？然則，出版過三、五本集子，聊以自慰的有周志文、王文進、游喚、簡錦松等人，難道是因為掛名「學院派」，而被隔絕於坊間的散文選集之外嗎？

接獲南華大學舉辦「黃永武先生學術會議」的消息，以「對中國古典詩普及化與大眾化的貢獻」與「學者散文之社會關懷」為會議的兩大主軸。翻查期刊資料，談論黃永武的散文寫作，僅見逢甲大學張瑞芬教授的論述：

黃永武先生寫散文如做學問，條例清楚，結構緊嚴，又能合而為一，像讀文苑英華、詩林韻編、典故摭拾，又像翻開古今圖書集成，「春花」「秋雨」之下，典故百千。近期文章大抵集報章專欄小品而成，體制齊整，從《生活美學》到新作《山居功課》，題材範圍有逐漸擴大之勢，從個人情懷、生活雜感、海天遊蹤等，與讀者漸有聽雨談心的興致，不再只侷限於詩詞學問而已<sup>1</sup>。

維基百科，對黃永武小品散文的評論，還是引述張瑞芬教授的卓見，認為讀者閱讀黃永武的作品：

---

<sup>1</sup> 〈寫在人生邊上—黃永武《山居功課》、董橋《心中石榴又紅了》、思果《林園漫筆》三書評論〉，《明道文藝》305期，2001年8月，頁；另見網頁 <http://163.24.60.10/reading/book65.html>。



讀者必會對中國文化有更深的了解與更崇敬的仰慕；並對中西文化的融合，有更深的體會；亦會深感身為炎黃子孫、能懂中文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黃永武致力發揚中華文化、會通中西的異同，傳承文人風範，慧光照處，爆發驚人的創作活力，不愧為當代鉅匠，既是大師，也是大手筆<sup>2</sup>。

我想藉這個機會閱讀黃永武的作品，來了解被歸類為學院派作家，浸淫中文學界五、六十年的長者，如何在詩學的涵養中，化為文字，寫出千篇以上大作，刊載國內外報刊，集結為十幾本巨著，並以《中國詩學》、《愛廬小品》兩度獲得國家文藝獎？

## 二、黃永武學、經歷與學術成就

黃永武原名淮，字永武，以字行。浙江嘉善人，1936年出生<sup>3</sup>。父親黃麟書（1899-1981）<sup>4</sup>，曾化名黃思銘、梁晉高，參與對日抗戰。1950年，逃避共產黨清算，隻身抵台南，暫住忠義路陳家祖祠後方。隔年，永武和二哥永文輾轉尋來，得與父親團聚。由於生活困難，永武早上在台南市政府當抄寫員，晚上插班進入南一中補校初三讀書，空暇時則以背誦《唐詩三百首》來增富自己文學的底子。次年則以第十四名考入台南師範學校。由於父親前往台北謀職，二哥又考上台大電機系，獨自一人寄居在台南關

<sup>2</sup> 見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E9%BB%83%E6%B0%B8%E6%AD%A6>。

<sup>3</sup> 〈天鼓鳴〉，《愛廬談心事（以下簡稱為心事）》，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2月，頁167。

<sup>4</sup> 〈千里暮雲心更烈〉：「父親出山很早，二十四歲加入國民黨，就見到孫中山先生，那時是民國十二年二月。」，見《心事》頁214-217；推算應生於1899年。又〈生死一念間〉：「父親過世已七年了」，見《心事》頁175；此文寫於1987年8月，應卒於1980年。



帝廟旁李正韜老先生的違章建築中。師專三年級那年，父親謀得台南工職總務主任之職，隨父親遷入宿舍<sup>5</sup>。畢業後，在台南師範附小任教三年。

1958年起，就讀東吳大學中文系、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博班。29歲獲得碩士學位，即獲聘東吳講師。1970年11月，34歲，獲國家文學博士榮銜，次年即赴高雄師範國文系，擔任系主任兼教務長<sup>6</sup>。三年任滿，再創立中文研究所兼任所長。1977年，42歲，羅雲平校長親自南下禮聘，因而轉任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sup>7</sup>。1980年創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為首屆理事長。1983年，48歲，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一年。1985年，50歲，再應成功大學夏漢民校長邀請，擔任文學院院長，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所長。1988年，任滿返回台北，轉赴台北市立師範學院中語系執教。1996年，61歲，退休，仍在東吳中文系任課。63歲，始旅居加拿大。

黃永武係以文字學為根底<sup>8</sup>，融鑄自己寫作的經驗，出版《字句鍛鍊法》，踏出修辭學的第一步<sup>9</sup>。博士研究期間又從許慎研究跨入經學<sup>10</sup>，但也不忘掬取中國古典詩學的滋養。高雄師範任教期間，出版《詩心》，是先生第一本舊詩賞析的著作<sup>11</sup>。又因創刊

---

<sup>5</sup> 〈一生相思全在詩〉，《心事》，頁4-6、11。黃永武年少遭遇，論者每多忽略，宛若遺珠。

<sup>6</sup> 〈五經重擔試挑來〉，《心事》，頁45-46。

<sup>7</sup> 〈橫絕文化沙漠〉，《心事》，頁59。

<sup>8</sup> 碩士論文《形聲多兼會意考》，師大，台北：文史哲，1965年6月初版。

<sup>9</sup> 《字句鍛鍊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8月出版；此書1986年重新增訂，2002年二度增訂。

<sup>10</sup> 博士論文《許慎之經學》，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2年9月。見〈五經重擔試挑來〉，《愛廬談心事》，頁49。

<sup>11</sup> 《詩心》，台北：三民書局，1971年4月初版，1978年5月四版。見



學報，須要稿源，乃增改《自由青年》連載過的〈詩的欣賞〉，成長篇專文，為《中國詩學》系列「鑒賞篇」的雛型。後來陸陸續續完成「設計篇」、「考據篇」；任職中興文學院長時再完成「思想篇」，合成詩學四壁<sup>12</sup>。

為了開授杜詩課程，將《杜詩詳註》的內容，依照詩法、結構、修辭、批評等分類，以便於與現代文學理論相照應，因此領悟「千古詩心」唯杜甫，著手編輯《杜詩叢刊》，也編成杜詩相關著作四十種的索引<sup>13</sup>。接著編輯整理《敦煌寶藏》，前後六年，總結集為140冊，並集成《敦煌遺書最新目錄》<sup>14</sup>。

整理國故之外，仍以古典詩詞教學與賞析為主軸。1983年起，先後與張高評教授合編《唐詩三百首鑑賞》、《全宋詩初稿》、《宋詩論文選集》<sup>15</sup>。1984年出版《詩與美》，又次年出版《珍珠船》、《抒情詩葉》；1987年出版《讀書與賞詩》、《敦煌的唐詩》；1989年出版《詩林散步》；1992年出版《詩香谷》第一、二集。多半以引述前人詩文中的佳句，加上個人理解，用感性的語調帶領讀者優遊於古典詩文中的山水霞雲；《敦煌的唐詩》則校勘了敦煌卷子裡的唐詩，而《珍珠船》一書，兼用感性的筆調來寫考證的事理，企圖「以專家材料，寫通俗文字」，讓讀者分享他個人潛吟精勤「如獲珠船」的快樂<sup>16</sup>。1998年離開台灣之後，到了加拿大溫

〈一生相思全在詩〉，《心事》，頁22。

<sup>12</sup> 〈橫絕文化沙漠〉，《心事》，頁57-60。

<sup>13</sup> 《杜詩叢刊》，台北：大通書局，1974年10月，分四輯，37部，共71冊。

<sup>14</sup> 《敦煌寶藏》，台北：新文豐，1985年12月，共140冊。

<sup>15</sup> 黃永武、張高評合著有《唐詩三百首鑑賞》（上、下），台北：尚友，1983年9月出版；台北：黎明文化，1986年出版。合編有《全宋詩》初稿，1988年5月，收宋人詩集9000餘家。未出版。另有《宋詩論文選集》（全三冊），高雄：復文圖書，1988年5月出版。

<sup>16</sup> 〈自序〉，《珍珠船》，台北：洪範，1985年3月，序頁1-3。



哥華的卑詩大學，發現館藏更加豐碩的「亞洲圖書館」<sup>17</sup>，先生繼續整理舊作，出版《愛廬談諺詩》與《詩與情》。當時國內外有許多發現飛碟的新聞報導，所以用對照史書記載的方式，執筆撰寫多篇外星人故事，並於 2000 年在《聯合報》發表〈我看外星人〉、〈遙思神人仙貌〉，文章轉載於《幽浮、外星人》的科幻網站<sup>18</sup>，儼然成了幽浮的代言人，最後也集結成書，由《九歌》出版。

### 三、黃永武的散文創作

黃永武什麼時候開始現代文學創作？根據先生的自述，就讀台南師範時就開始投稿，最常被刊登的雜誌是《南市青年》和《青年》雜誌<sup>19</sup>。1956 年，在台南師範附小任教的第一年，出版《呢喃集》，用新創的詩劇形式發表，自稱：「給心靈的言語以形狀的一次大膽的嘗試」。次年又出版《心期》，也寫下了誓言般的詩句：「終必我要馳騁向詩的王國／開拓錦繡滿畦的領域」。1959 年以筆名詠武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了不少的新詩。其中有一首〈致詩神〉，以陶淵明〈桃花源〉為典故，卻有了屈原尋尋覓覓的苦情：

曾一度闖進了詩的桃花源  
而後就竟日在武陵溪上溯洄  
尋向所誌，已迷不復得路  
但在重逢之前我不能釋懷離去

<sup>17</sup> 〈人生老福〉，《黃永武隨筆（以下簡稱隨筆）》下，台北：洪範，2008 年 9 月，頁 180。

<sup>18</sup> 〈幽浮紀事〉發表於《聯合副刊》，1999 年 10 月 19 日，〈遙思神人仙貌〉發表於同報，2000 年 5 月 11 日；二文均收入《我看外星人》書中，台北：九歌，2000 年 6 月；又轉載於 <http://www.thinkerstar.com/ufo/>

<sup>19</sup> 〈一生相思全在詩〉，《心事》，頁 7。



有時怨你為什麼一度延見我  
使我因相信你的存在而痛苦  
縱然你勸告我不必再度訪你  
而我怎肯相信人與神的道殊  
  
芳草、落英，一切都還如舊  
神秘的谿口卻因嫌俗而迷失了  
只緣我已堅信你的存在  
竟日溯洄在水之湄<sup>20</sup>

四十年代流行的新詩文體形式，整齊規格如「豆腐乾」，堆砌華美詞藻的習氣，濃烈不化個人情感的囿圈，吶喊著光明未來的風潮。從這首詩可以看見，在這樣的氛圍中，黃永武奮力轉出個人「舊典新用」的嘗試。古典文學的薰陶已然發酵。

進入中文系學、碩、博班就讀，對黃永武而言，是個寫作中輟期，但也可以說是沉潛期。他在「作家」與「學者」之間做抉擇，是受到清代學者的影響，認為「徵實考據」的功課擺在第一等，「心性之學」第二等，至於「辭章文詞」則為第三等。十多年的求學期間，猛讀古代經典，希望能「傳承古賢的潛德幽光」，同時也希望自己「永遠不會淪為一名過了氣的學者或作家」<sup>21</sup>。

「學者」與「作家」兩端，一直是黃永武先生內心的掙扎。他認為從事文學工作的人，不是潛心研究成為學者，就是醉心創作成為作家。學者爬梳資料，積累學識，承載傳統，自我勉勵，教育後代；而作家別出心裁，展現才情，忌諱蹈襲，敏銳纖細，凝思創作。學者性情內斂，作家則心思浪漫。身為古典文學學者，

<sup>20</sup> 〈一生相思全在詩〉，《心事》，頁12-15。

<sup>21</sup> 〈文學因緣〉，《心事》，頁43。



皓首窮經，不敢失去依傍，不能不引述資料，很難成為作家。

儘管如此，黃永武還是試圖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他說：

大手筆不能無學，大師也不能無文才。有才而無學，好像一個巧妙的建築師，能構圖設計，卻沒有工具與磚瓦；有學而無才，又像一個笨拙的泥水匠，雖積存了些磚瓦與工具，卻不能做偉大的構圖設計。如果說學問是材料，才氣是匠心，兩者是相資為用，良才與良將缺一便不能成良器。<sup>22</sup>

這種折衷論調，看似不偏不倚，「執兩用中」。但現實界的評論未必如此。黃永武在 2008 年新增本《中國詩學》出版時，還是重申：

文學批評家常常被視為失敗後的作家，像沒腳的長跑選手，只好成了田徑教練；沒本領作神偷，只好作善於緝拿扒手的巡捕。<sup>23</sup>

因此，黃永武時時刻刻勤苦自勵，不只是一要當「田徑教練」，而希望自己能成為「長跑健將」。1988 年，先生渴望寫作的心情到了高點，又在報刊上看到張大春不願「以一流作家之身，伺候三流作家之文」，辭掉報社編輯，回家專心寫作的消息，也毅然決然辭去成功大學的行政之職，返回台北，選擇居家相近的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教學，並且重拾寫作彩筆。黃永武說：

---

<sup>22</sup> 〈大師與大手筆〉《愛廬小品·讀書》，頁 23。

<sup>23</sup> 〈新增本序〉，《中國詩學·鑒賞篇》，台北：巨流圖書，2008 年 7 月。



我一直相信自己性情較為接近於寫作，實在不甘心年齡大了，就只長於品評，短於運筆，書讀多了，往往「才」趕不上「識」，「手」趕不上「眼」，只好以眼高手低、識多才寡的評論家終身，那我會感到有點不甘。<sup>24</sup>

回到台北後，他的夫人在陽明山後山金山農場，幫他買了間小屋，佈置成舒適自在的工作坊。他感激妻子的協助，也聯想起清人湯貽汾的詩句：「喜聽詩人說愛吾廬」，以及張英：「陶令情懷亦愛廬」。左思右想，遂取陶淵明「吾亦愛吾廬」之意，將工作坊命名為「愛廬」。整整三年，在任教之餘，黃永武利用四個上午去中央圖書館埋首閱讀，而三個整天讓自己獨居山上寫文章，希望以呈現中國人的生活美學為主體，「將盈千上萬的古典書冊，酌古宜今，擷採精髓，濃縮融會於其中」<sup>25</sup>。黃永武同時在中央日報開闢專欄《愛廬小品》、中華日報闢《海角讀書》、新生報闢《詩香谷》，作品數量驚人。

然則黃永武開始撰寫生活散文，應該往前推到 1983 年暑假，他卸下中興大學文學院長之職，帶著家人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講學一年。此期間，飽覽了美國東西兩岸勝景，寫成百篇文章，並且選出了采風、旅遊、訪書、講學等 52 篇，輯為《載愛飛行》<sup>26</sup>。

在愛廬書寫的初期作品，裒集為《愛廬小品》，分靈性、生活、勵志、讀書四冊<sup>27</sup>，近兩百篇文章，開創了新生活小品創作，先生結合散文技巧與生活美學，為當時候流行中的散文體類

<sup>24</sup> 〈我寫愛廬小品〉，《心事》，頁 123-125。

<sup>25</sup> 〈我寫愛廬小品〉，《心事》，頁 128。

<sup>26</sup> 〈序〉，《載愛飛行》，台北：九歌，1985 年 1 月，頁 3-6。

<sup>27</sup> 《愛廬小品》四冊，台北：洪範，1992 年 7 月。



注入了新生命，隨即獲得第 18 屆（1993 年）國家文藝獎。未收入《小品》中的文字，1993 年先後又輯出《愛廬談文學》、《愛廬談心事》二書。《談文學》一書，混雜著文化批評、讀書筆記、讀詩新見，以及文人襟抱，約 21 篇，唯篇幅大小不一。《談心事》則分為上、下兩輯。上輯追憶年少來台生活點滴、求學過程，以及描述個人對文學的愛好；下輯則述說幼年大陸生活的窘困與危險，也追憶從父親口中聽見的社會逸聞，亦有涉及個人見聞；部分的紀錄甚至可以作為近代史的旁證<sup>28</sup>。

五年後，黃永武再接再厲完成了《生活美學》的寫作，分為天趣、諧趣、情趣、理趣四冊<sup>29</sup>，也是近兩百篇之譜。「天趣」52 篇，側重在自然景物的賞覽，包含生活之美、飲食之美，卻也忘不了文化與詩的涵泳。「情趣」41 篇，則以生活點滴為主，包含個人的情緒、愛戀、人際關係，夾有半數的篇章是國外旅遊見聞與雜感。「理趣」52 篇，談人生理念、價值觀、文化現象、文章寫作經驗。「諧趣」49 篇，包含人間小趣事，引述俚語、諺語、歇後、迴文、童謠、字謎，以語言、藝文來增富生活的趣味。他認為這次的集結出版，較《愛廬小品》時期謹守中國傳統外，兼具世界眼光；從注重個人修煉之外，兼述群己關係；徵引詩文典籍時，變化較多；述說讀書心得時，又加強了議論與感慨。

1998 年之後，黃永武屆齡退休，除了在母校東吳繼續兼課兩年，全心在山居讀書寫作，整理舊作。決定旅居加拿大溫哥華之後，並沒有放棄原先的寫作計畫。2001 年至 2007 年之間，他在中央日報開闢了《林下小記》專欄。書寫內容不外乎涉及四個主

<sup>28</sup> 《愛廬談文學》，台北：三民書局，1993 年 1 月；《愛廬談心事》，台北：三民書局，1995 年 2 月。〈記台籍國軍〉，《心事》，頁 235，記錄了 1948 年 12 月參與上海會戰台籍士兵的最後一瞥。

<sup>29</sup> 《生活美學》四冊，台北：洪範，1997 年 12 月。



題：「海上桃源別有天」寫海外景物；「清福能消即是仙」寫清閒生活；「夢裡山川存故國」寫故園關懷；「偶傳紅葉到人間」寫學習新知。其中清閒生活類結集為《山居功課》<sup>30</sup>。其他三個主題，再加上聯副、世副、華副的專欄書寫，大抵整理為寫景、記學、說理、關情等四輯，輯成《永武隨筆》<sup>31</sup>。

#### 四、黃永武散文書寫的特色

從黃永武的學習與創作歷程來看，他走的路徑仍然是桐城派姚鼐以來，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修的策略；從文學走向經學，再由經學回到文學的詩評家，而以詩評馳名中外。他的散文寫作，基本上還是接續詩學、經學、考據學的餘脈而繁衍，因此在作品中往往含有古典詩學與文化經典的渾厚。2007年《作家作品年鑑》對先生散文寫作的陳述如下：

以《中國詩學》深厚蘊積的詩詞理論與文本為骨幹，衍生而成的枝葉，用詞遣字既有古風，又帶新意，比一般柔情感性之敘事散文，更添了知性與哲理，將古典詩詞之美、中國文化及明清散文家之間情與智慧，以至古今中外的奇聞逸事，深入淺出地呈現出來。<sup>32</sup>

仔細體會黃永武散文的特色，他不僅借取或引述古典詩詞名句作為文章素材，作品中還可以出神入化的盤旋著古典詩詞歌賦的韻律。在國外的旅遊所見，首先驚訝、讚嘆，偶爾做了比對、

<sup>30</sup> 《山居功課》，台北：九歌，2001年6月。

<sup>31</sup> 《永武隨筆》上、下，台北：洪範，2008年9月。

<sup>32</sup> 2007年台灣作家作品目錄>作家查詢>黃永武>作品風格，見 [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1850](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1850)。



批判，終究可以神遊其間；因為他個人離鄉背井的際遇，在聽聞故國山川人事的動盪，不免有了強烈的情緒反應；對於台灣社會風習的改變、民主政治所帶來的負面現象，也有許多喟嘆。在許許多多的社會關注之後，他也表現出對於自然閒適生活的想望。然則，在文章骨子裡仍脫不開傳統儒家的用世思想。歸納為以下六點：

### （一）傳統中國文化的發揚

黃永武從文字學、修辭學的學術領域，跨入許慎的經學研究。許慎為漢儒古文經學家之一，側重名物訓詁，重視語言事實，強調閱讀經典。他入學的門徑與之相符，自然有相乘的效果。

黃永武曾經聆聽熊公哲（1895~1990）授課時，反覆論述「儒家是米店，諸子是藥店」的觀念；因此生發為「儒家像吃飯，中庸平淡，融入生活而不厭，可以持久；諸子像吃藥，只有生病時偶一使用，只靈光於一時」，同意儒家六經是人在未病時維生保健常用的，而諸子百家的學說，則是世道有病時偶爾用之<sup>33</sup>。

玉代表著「中國知識份子共同的夢」，而儒家主張「修身進德」，正像是玉要「琢磨攻錯」一樣，所以他認為儒家主張琢磨自己，期於完美，處在幽暗時能韞光，等待時機來揚輝。雖然「求沽待聘」是儒家的理想，但是「所寶者道，不在其沽<sup>34</sup>」，修養本

<sup>33</sup> 〈米店與藥店〉，《生活美學·天趣》，頁165-168。

<sup>34</sup> 出自於唐人崔咸〈良玉不琢賦〉：「惟玉也稟堅白，惟琢也散貞姿。璞且無瑕，可重其良者，德斯有比，不在於文之。故以素為貴也，任其自然之資。……含其章，積其潤，恥從飾以變質，豈匿瑕而為吝？將奪價於連城，笑如泥於利刃。所寶者道，不在其沽。幸可貴於君子，非賈害於匹夫。」見《全唐文》卷713。〈崔咸本傳〉，見《新唐書》卷177。



身的德性，培養自己的能力，才是務本之道。

撰述《愛廬小品》時，明知不在盛世，台灣經濟、政治、法律、外交樣樣都有暴起暴落的大震盪，免不了產生「學絕道喪、世道陸沉」的感嘆。但在「為往聖繼絕學」的前提下，黃永武把這套書定位為：

這是一套以彰揚中國人生活美學為主體的書，雖出自自我一人筆下，想展現的不是單打獨鬥的個人才華與智慧，而是想傳承民族的傳統，以展現中國古往今來萬千賢哲生活藝術的精神面貌<sup>35</sup>。

為了傳承中華文化，發揚優良的「文化根性」，先生接受了文建會的委託，撰寫《知深愛深》冊子，來傳達「中國人的生命哲學、生活經驗、人生觀及倫理價」，並以現代人合理的生活理念，來闡釋傳統人文思想與道德觀<sup>36</sup>。

即使在兩年前，黃永武新增《中國詩學》內容之際，仍不忘述說：

詩原本該離政治愈遠愈好，然而詩的慧心朗韻，偏偏越逢政治惡濁之世，越見文藝犀利之光。三十餘年前，大慙禍國，國粹盡投烈火，孔子門牆，成了批鬥對象，彼時撰寫《中國詩學》，心中抱著延續文化命脈於一線的願力，似乎乾坤大事，要靠詩來撐持；三十餘年後，臭花當令，鼠戲昇上高座，杜甫草堂成了外國景點，此刻新增《中國詩學》，

---

<sup>35</sup> 〈愛廬小品序〉，《愛廬小品·靈性》，台北：洪範，1992年7月，序頁1-4。

<sup>36</sup> 〈郭為藩序〉，《知深愛深》，台北：文建會，1996年10月，序頁2。



心中又抱著延續文化命脈於一線的眷戀，似乎族群撕裂，要靠詩來維持。詩不只是吟風弄月，也可以是忠高義血<sup>37</sup>。

顯然三十多年的歲月，閱歷人間的是是非非，並沒有使黃永武秉持儒家用世與載道的熱情稍歇。詩為「言志」之器，同時也是「鑑世」的明燈。

## （二）古典詩詞歌賦的浸潤

黃永武的散文中，常有詩興繚繞。在康乃爾大學訪學的端午，返鄉的笛音響了，黃魚、碧筍，似乎就在眼前；斟酒、吟詩，雅興便起。友人羅尚、張夢機的詩箋一一回到心坎裡。雪景有六月之長，就喚起唐人岑參「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歌詠。人字型的大雁飛過，在兒子樂朋的驚呼中，假借古人名義寫就了「天涯明月空相憶，寒雁無聲入斷雲」、「會有清詩寄蘆竹，能無歸夢到故鄉」。詩句中的春風、明月、梨花、清詩、憶舊、歸夢，濃烈起來；而唐宋詩詞人劉商、李商隱、杜牧、秦觀就簇擁前來，好不熱鬧<sup>38</sup>。

詩人的生活中充滿「妙音」，感覺敏銳總是異於常人。說「石頭甜」，有沈豹的「松蔭高枕石頭甜」；說「石頭苦」，有薛西佛西的推石之苦。說山水間的滑動，如「撩亂春山水上梭」<sup>39</sup>。聽見了雞鳴、蛙鼓、猿啼、蟬吟、鳥飛、魚躍，也聽見子規的不如歸去，都稱說是「地籟」。風、雨、霰、雹是天籟；引車、賣漿、寺鐘、樓鼓，市井之人籟。在他的作品中，或借景於古人，或獨行

<sup>37</sup> 〈新增本序〉，《中國詩學·鑑賞篇》，序頁3。

<sup>38</sup> 〈能無歸夢到鄉山〉，《載愛飛行》，頁171-175。

<sup>39</sup> 〈詩人的感覺〉，《愛廬小品·靈性》，頁61-64。



於山谿，總是可觀、可賞、可聽、可嗅，常帶給讀者感官的靈動<sup>40</sup>。

加拿大山居，對他而言，更是一種潔淨的提煉，下筆就有如此美景：

如果假想這一群群就是中國的征鴻旅雁，那麼你就會翻出一行行古典的哀怨，題在塞上：青冥路，關山月，雁腳上綁著萬里外傳的帛書，使山川白雲間飄飛著多少征人思婦的肝膽？鴻爪裡遺留著南國水鄉的春泥，從蓼汀荻岸邊搖醒了多少楚山湘水的記憶？出紫塞，下滄洲，煙景裡有嗷嗷嘹唳的餘音劃過，天際想起了詩樂……<sup>41</sup>

從這裡，可以讀出詩人的作品中，從唐詩、宋詞、明清文之間生發的文學風景，思覺如一縷吹飛不散的青煙。

### （三）異國風情社會的觀覽

異國行旅，最容易打開人的心眼。1983年夏天，黃永武先生帶著家人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卻也有「天涯咫尺」的牽掛。他說：

初到美國，觸目多感，哪怕是一樣的景物，也有不尋常的感應；無限的青山，多情的江月，都給人欲歌欲哭的衝動。這時體會到古人詩中「老去友朋真性命，狂來歌哭總文章」

<sup>40</sup> 〈聽覺的享受〉、〈嗅覺的享受〉，《愛廬小品·靈性》，頁53-60。

<sup>41</sup> 〈雲侶之間〉，《黃永武隨筆》上，台北：洪範，2008年9月，頁47。



的真意。一有新見聞，就想給朋友一一寫信，報導所感<sup>42</sup>。

有了做為故鄉友人耳目的企圖，他不停的觀覽與記錄。康乃爾大學所在地康乃狄克州綺色佳，成為筆下的重鎮。多湖山城，映襯著常垂的楊柳、楓紅的秋景、皚皚的白雪，以及春天的新綠，四季變化總在筆下生輝；鬼節、平安夜、聖徒節，新鮮的節慶有了不尋常的閱歷；孩子小學的功課、滑行雪地的小艇、採果之樂、閒逛跳蚤市場、空曠林地的穿梭、無垠無邊的公園，都是生活新體驗。長短程的旅遊，向南去了紐約市、康寧鎮、耶魯大學、賓州費城、新澤西州、華盛頓 DC 等地；向北去了麻州波士頓、哈佛大學、鱈魚岬，遠至紐約州尼加瓜拉大瀑布；也越界到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科學中心。次年七月底，趁回程之便，經過美國西岸，在洛杉磯、舊金山等地停留了兩星期。

儘管此次旅行「飽覽了美國東西兩岸的勝景」，對於美國景物、制度、文化讚不絕口，卻不免抱怨當地的食物、治安，以及高消費，欠難接納。至於各城市中唐人街坊的髒亂、經營觀念落後，加重華人處境的困難。因此有了「美國居、大不易」的喟嘆。

返國之後，黃永武曾有多次出國的旅程。去過加拿大溫哥華、北美黃石公園、日本京都、瑞士、紐西蘭、澳洲、德國慕尼黑、英國倫敦等地。他描述途經美國北部艾達荷州，「看到以前我在美國東西遊記裡不曾寫過的新鮮景物<sup>43</sup>」，應該可以體悟昔日訪問康乃爾時，耽於「詩學、美學、考古學、敦煌學<sup>44</sup>」，而失去更多觀察、記錄的機會吧。

---

<sup>42</sup> 〈序〉，《載愛飛行》，台北：九歌，1985年1月，序頁1。

<sup>43</sup> 〈美北行腳〉，《生活美學·情趣》，台北：洪範，1997年12月，頁125。

<sup>44</sup> 〈別矣綺色佳城〉，《載愛飛行》，台北：九歌，1985年1月，頁197。



1998年後，黃永武移居加拿大西岸溫哥華。11月，遊歷波文島，遙想開礦、興修鐵路，成為華工登陸加拿大的接駁站。細數黃花崗起義，以及康有為避居此地的歷歷往事<sup>45</sup>。也描述了多熊的「溫哥華島」、藝術家群居的「鹽泉島」。<sup>46</sup>

2002年初遊歷加拿大東部十天<sup>47</sup>，有二兒樂天隨行。搭船去愛德華王子島的碼頭讓他瞥見半片大貝殼，而考證起《中文大辭典》、《辭海》誤解了「車渠」的真正型態。也去參觀《清秀佳人》作者蒙哥馬利的故宅，以及金條、銀條縱橫堆積的皇家鑄幣廠。同年8月左右，為了考察福呂從夏威夷運南瓜到中國故實<sup>48</sup>，他遠征美國海外的夏威夷島。

2003年5月前往離加拿大最近的〈寂寞之鄉〉阿拉斯加，去看〈冰蓮世界〉，訪〈北極古腳印〉，觀賞秀場<sup>49</sup>；遊歷加州優勝美地之後，驅車前往內華達州的賭城雷洛市，去探望二哥永文。2004年赴紐約普林斯頓大學，為了參加樂天的畢業典禮，順便做旅遊新澤西州九天<sup>50</sup>。2006年除夕造訪大峽谷，再經亞利桑那州、加州，抵達美墨邊界的聖地牙哥<sup>51</sup>。

從《隨筆》中的記載，黃永武退休後的旅遊，「不帶目標任務」，

---

<sup>45</sup> 依照〈文島與寶島〉一文後所案發表的時間 87 年 12 月 23 日推斷，《永武隨筆》上，頁 147。

<sup>46</sup> 《永武隨筆》上：第一輯收輯 41 篇寫景、遊歷的作品。有自家附近的描述，也有遠遊的記載。

<sup>47</sup> 兩篇文章〈創造觀光景點〉、〈一瞥之樂〉文後所案發表的時間 90 年 1 月 17 日與 2 月 28 日推斷。《永武隨筆》上，頁 163-169。

<sup>48</sup> 據〈夏威夷的遐想〉〈夏威夷的植物〉〈火山島印象〉，三篇文後所按的時間推斷，《永武隨筆》上，頁 151-161；神話學者說：「西元前三〇年左右，福呂到夏威夷運南瓜到中國」，同上，頁 155。

<sup>49</sup> 《永武隨筆》上，頁 71-85。

<sup>50</sup> 〈歡樂的濕腳印〉，《隨筆》下，頁 207。

<sup>51</sup> 〈豬市大發〉，《隨筆》上，頁 127-129。



不再為了參加會議或演講而動身，也不再擔心未完成的案牘工作。可以深入窮巖絕谷，瞭望溪雲山月，不與人玩，而與天地同遊<sup>52</sup>。黃永武集結《隨筆》的書序說：「寫海外風景，容易飾以珠光七分；而寫道故國關情，不期而然地劍氣佔了七分<sup>53</sup>」，他對溫哥華的定居，以及旅遊世界，得到了很大的樂趣。

即使在最近《中國詩學·鑒賞篇》的新增改寫，黃永武對於旅遊所提供的「江山之助」，增加了在詩學鑑賞上的新視角，有很大的收穫。他說：

這三十年來，玩月乘風，遊遍世界。隔海望美國八千英尺高的雪山，雲氣抹去了遠山，嵐霧迷失了津渡，獨存漂亮的白雪仍在百里外懸空照亮，----見事多，識理透，淘沙見金，自覺審美的眼光遠勝往昔，往往一個新的觀點，便能刺激著鑑賞者的享樂<sup>54</sup>。

我們可以體會旅遊世界各地，帶給他許多快樂，同時更讓他洗亮了詩眼。

#### （四）故國山川人事的喟嘆

對於黃永武而言，辨識「故鄉」，是件「難堪」的事。十四歲以前，來回奔波於嘉善山城與繁華的上海之間，抗戰中走過淪陷區、大後方，台灣兵守滬之戰、太平輪的沉沒，混亂局面也見識

<sup>52</sup> 〈出門走走〉、〈人情愛遠遊〉，《隨筆》上，頁107、99。

<sup>53</sup> 〈序〉，《隨筆》上，序頁3。

<sup>54</sup> 〈新增本序〉，《中國詩學·鑒賞篇》（台北：巨流，2003年9月），序頁2。



過。等到逃往香港、台灣，也知曉了鐵幕內外<sup>55</sup>。十五歲來到台灣，在貧苦與奮進的日子中，渡過青春年華。十九年後，獲得博士學位，開始服務於中文學界，創建文學殿堂，領導文風。十四年勞苦的行政職務，讓他換得了一年康乃爾大學的訪學，也開啟了他散文撰述的契機。又有十四年的時間，教學、寫作、旅遊，成為他生活的重心。四十八年歲月，使台灣成為黃永武的第二故鄉<sup>56</sup>。

初次離開台灣，聽聞大陸的新聞或舊事，黃永武總是焦灼起來。他聽見老華僑說起「松江的四腮鱸魚絕種了」，馬上給了他轟然的震撼！看見 NBC 電視台播放「中國心臟之旅」節目，報導大陸人民「真實生活」，聚精會神做起了筆記。到華盛頓 DC 國家動物園觀覽熊貓，直嘆熊貓大口吃箭竹，是「精神空虛苦悶的補償」<sup>57</sup>。大陸民運作家林希翎到康乃爾大學演講，也詳實記錄了演講內容<sup>58</sup>。多年來，他關切大陸的出土文物、文革點滴，以及簡體字運動，絲毫沒有改變。

定居溫哥華迄今，忽忽十二年的光景。黃師母在門旁種下的桂花，讓黃永武聯想起上海的桂花、建國花市的桂花、父親墳前的桂花，也想起了中國文化裡的桂花。他寫道：

---

<sup>55</sup> 〈寄台籍國軍〉，《心事》，頁 235-242；〈繽紛童年〉、〈沉船前後〉，《隨筆》下，183-189。

<sup>56</sup> 〈我愛台南〉，寫出到台南的眷戀；〈廢屋興替〉，寫台北新生南路日式老屋的喟嘆，見《心事》頁 157-164、143-147。

<sup>57</sup> 〈四腮鱸魚絕種了〉，《心事》，頁 17。

<sup>58</sup> 林希翎（1935-2009），原名程海果，1958 年以極右份子罪名被逮，判刑 15 年，牽連者 170 多名。1973 年獲釋。1983 年應邀前往巴黎，擔任法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資料研究中心研究員。定居法國。也批評台灣政治。見 <http://city.udn.com/3028/4056182>；1984 年 3 月 15 日訪問康乃爾大學，見黃永武〈苦難的聲音〉，《心事》，頁 121-125。



門側這株稀見的桂花樹，是新居添種的樹，也是舊鄉懷念的樹，是我對父母的相思樹，也是對中華文化的相思樹。回想自渡海以來，他鄉成了中原，中原成了他鄉，故鄉在哪裡？古人說過「重遊即是故鄉」，而我則喜說「重聞即是故鄉」，哪裡重聞到濃郁的桂花香，那裡就是故鄉<sup>59</sup>。

把他鄉認做故鄉，透過濃郁的桂花香氣，就能滿足思鄉之情？這是無可如何的喟嘆，直讓人想起《紅樓夢》第一回裡的〈好了歌〉！黃永武還是調整了心緒，繼續努力，他說：

在地球村裡，聲氣相通，雖距千里萬里，只像風雨聯床一樣，對人間溫情的關切是放不下的，對民族文化的依戀是阻不斷的，讀書寫作，無論是嚴肅心情或遊戲筆墨，都是對故國家園的一種眷顧回饋吧<sup>60</sup>

迪化街販賣的愛玉子，南門市場的薺菜和馬蘭頭，是他思鄉的標的<sup>61</sup>。讀書寫作，則成為他自抒胸臆，懷古思今，與國人對話的唯一管道。痙弦說他：

黃永武先生就屬這一型。他不太參加文學性的聚會和活動，覺得自己寫作最重要，院子裡種著桃花，玄關裡掛著〈桃花源記〉字畫……晉太原武陵人，心情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樣子。<sup>62</sup>

<sup>59</sup> 〈又見桂花〉，《隨筆》上，頁71-85。

<sup>60</sup> 〈序〉，《我看外星人》，頁11。

<sup>61</sup> 〈愛玉凍〉、〈馬蘭頭〉，《隨筆》下，195-202。

<sup>62</sup> 蔡含文等〈春天已在路上：痙弦先生訪談錄〉，國科會「世界華文文



從黃永武的寫作數量之多，關懷的內容之廣，無論國內外的時事、天涯萬里的遊蹤、生活中的娓娓深情，卻很難想像他居家隱遁時，一如陶淵明，是個「門雖設而常關，撫孤松以盤桓」的隱士。

### （五）現代社會風習的對話

愛之深，責之切。黃永武所說的「七分劍氣」總是向著台灣的社會而來。他是理解台灣社會的亂象，正足以刺激活力。但長期不受約制的「彈射力」，會讓生活焦灼不安，久了會彈性疲乏。所以要「修法典、改制度」，也要「活力打拚」，才能「救台灣、救中國、救人類」。他也認同「有福方能生亂世」，尤其是對寫文章的人而言<sup>63</sup>。這些論點，其實是「致命式的無奈的肯定」，充分的發揮了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傻勁。

1996年為文建會寫了一本《知深愛深》的小冊子，收入六篇文章，大抵為了破除國人「文化根性」之不合作、自私、一窩蜂、信口雌黃、五分鐘熱度、迷信等缺失；文末也強調了國人性格上的五大優點，分別是孝道、容忍、中庸、知足與勤勞。這個小冊子用雪銅紙、彩色印刷，屬於「文化政策宣導」，書中附有政治家自傳式書寫的眾多書影，卻在文中假借曾國藩的名義，而說：「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亂世而當大任、出大名，是人生最不幸的事。<sup>64</sup>」看似公式化陳套的敘述，卻暗藏了森森殺氣；台灣的政客們能夠不寒而慄嗎？

---

學典藏中心之建立網路設置暨研究發展計畫，見 <http://oc1.shu.edu.tw/wcldbnewf/V/04002001.pdf>。黃永武自書家中擺設與植桃經過，見〈種桃記〉，《隨筆》上，頁103-105。

<sup>63</sup> 〈亂象與活力〉、〈有福方能生亂世〉，《生活美學·情趣》，頁85-92。

<sup>64</sup> 《知深愛深》，台北：文建會，1996年10月，頁38。改曾國藩論見而引申。



即使旅遊國外，思考的還是國內的社會議題。看見加拿大人的生活型態，照顧寵物、整理花園、對孩子輕聲細語，就檢討起台北人么喝孩子，搶佔公車靠車門、走道的座位，不關心資源回收，不跟從郵遞區號的設定。遊黃石公園，關懷起陽明山的地熱景觀。看見日本東京的民眾甘心守著古老的建築形式，不會隨意改建，就想起了台北街頭天際線的混亂<sup>65</sup>。

《隨筆》的內文，寫在 2001 年到 2007 年之間，黃永武指出：「台灣在這段歲月像做了場長長的惡夢，人民痛苦指數日昇，自殺率驟增，族群撕裂，詐騙公行。<sup>66</sup>」然而，閱讀這本文集時，感覺上已經少了凜凜劍光，難道是溫哥華的山居歲月，讓黃永武斂藏許多？

## （六）自然閒適生活的想望

在《愛廬小品·靈性》中，黃永武正期待著「將要」的到來，即將拿學位，前途一片看好的當下，正等著生發證果。談靈氣，分辨有趣與有味、多情與無情的涵義，辯證雅俗之間、天堂與地獄、有限與無限、本我與非我的分野，也衷心感謝上天所賜予的饗宴。這時候的黃永武，看見山可以想像成一位美人，也可以長壽的菩薩，或者是神氣盎然的駿馬。品賞花，可以從形、色、韻三方面著眼<sup>67</sup>。積極而努力的生活品賞，實在嗅不出清閒幽靜的氣息。

---

<sup>65</sup> 〈加拿大所見〉、〈遊黃石·念蓬萊〉、〈看京都·想咱們〉，《山居功課》頁 121-124、133-136、145-154。本書寫國外遊記，卻多在此對國內社會現象。

<sup>66</sup> 〈序〉，《隨筆》上，序頁 3-4。

<sup>67</sup> 〈山是活的〉、〈賞花心情〉，《愛廬小品·靈性》，頁 167-166、175-178。



《生活美學》的書寫時期，以欣賞自然幻化為旨趣，論辨詩境、自然、奇想、情韻、智慧與審美的功能，也理解了尋找桃花源，不如去栽培、開發、創造自己的桃花源<sup>68</sup>。還是充滿了儒家自立自強的理念。

旅居溫哥華之後，黃永武給自己定下「山居功課」，維持讀書寫作的習慣。打開《山居功課》，劈頭第一頁，談論「纏」字。纏，有人間相思情債的纏綿，也有國家、民族、文化、歷史、宗教的錯綜糾纏。接著談「影」、「夢」、「尋」，以消極的語調，期盼「不虛此生」。書中還有一篇敘述惠瓊因乳癌而往生的經歷，名為〈乘花歸去〉，或許正是黃永武深感生命的瑰麗與無常，而留下來的見證。

收在《黃永武隨筆》中的文章，輕快許多。加拿大的美景，候鳥的遷移，沙丘鶴的來訪，兔子的脫逃，鹿來的時候，自然的流露了鄉居之趣。古人的造訪少了許多，就是來了也不再大聲喧嚷。野鹿侵入了後院，不再頌揚「鹿鳴呦呦」的美德，也不談「町疃鹿場」的荒涼。把書卷輕輕放下，悠閒的心境便浮現了。只可惜在第四輯的文字中，又回到「人間血食」的企圖，破壞了前三輯醞釀的情韻。

## 五、黃永武散文書寫的內在思維與衝突

在古典詩學上，黃永武提出「合一觀」的主張，他說：

所謂〈合一觀〉，有時是時間上的古今合為一時，有時是空間上的南北合為一地，有時是人物上的主客合為一體，有

---

<sup>68</sup> 〈桃源何處尋〉，《生活美學·天趣》，頁1899-192。



時是典故中的彼此合為一心<sup>69</sup>。

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地、時、心、體有時可以交會為一，詩的寫作自在的穿越時空，古往今來相近的事、物、人、典故都能匯通融洽。因此，古詩中的詠史、懷古、酬和、擬古、代作、用典、翻案之作，特別常見，而不以抄襲、剽竊、取巧目之。每首詩「輕輕一指述，都有一千年以上的思想歷史蘊含在裡面<sup>70</sup>」。自然在寫作的內涵，要表現的是大眾的思想、信念、價值觀、人格特質、生活目標與方式。

黃永武早期的散文書寫，也是秉持這樣的理念。他常常把個人主張隱入古人的論述之中，喜歡以儒家的思考方式，來辨證大我與小我、有用與無用，顯然是以明道尊聖、經世致用為導向，這與他試圖求得逍遙閒適的生活型態，陷入兩難的抉擇。我們且看他掙扎與轉圜的過程，更能佩服他有內在省思的勇氣，力敵陳陳相因的傳統觀念。

### （一）在我與無我之間的選擇

檢視黃永武早期的作品，他總是要先引述古人詩句或名言，作為「壁裡安柱」，來鞏固文章的基礎。談論古典詩詞，如《詩心》、《詩林散步》、《詩香谷》，當然是以古人詩詞創作為論述主軸；《珍珠船》、《我看外星人》帶有考據文字，用典或徵引資料，當然可以。至於談論戀愛、婚姻、處世的愛情篇章，集作《抒情詩葉》，也非得一一羅列古今情詩，作為談論人生情愛的藥引。

---

<sup>69</sup> 〈合一觀〉，《詩香谷》第二集，台北：健行文化，1992年9月，頁15。

<sup>70</sup> 〈序〉，《詩香谷》第二集，頁序2。



書寫《愛廬小品》與《生活美學》兩套書時，這種習慣並未改變。在經學系統下的訓練，讓他謹慎引述經典或古人言語，為古人作註，不敢越雷池一步。隱藏自己的見解，而「為聖人立言」，這種隱藏「小我」，成就「大我」，是中文界傳統的氣息；熟讀三百本明、清文人文集，有名家「助拳」，黃永武開始生發出自己的議論，也可以借古諷今，躲避外界直接的炮火，其樂融融。他確實是藉著大量的閱讀，精益求精，砥礪自我，並且教育讀者；但從繁文累牘的引述，又有多少讀者樂從？不免就跌入傳統書匠疊床架屋自我催眠的負面評價。

在《隨筆》系列中，儘管文中還有是古人的造訪，姿態卻柔軟許多。帶著讀者分享袁中郎、翁同龢對花瓶的喜愛，共同嘲弄吳越王錢具美的銅鈴枕、呂純陽的黃梁枕，就有點像人間情話了<sup>71</sup>。偶爾在漁人碼頭遇見故鄉來客，提起獨享寂寞如梭羅的《湖濱散記》，趕緊回防「人間不寂寞」的議題。卻被來客譏笑：「老在告訴自己『我不寂寞』的人很寂寞。<sup>72</sup>」黃永武的自嘲，肯定了他的自信。趙、錢、孫、李，其實都可以相忘於江湖了。這種「無我」之境，竟比「大我」精采動人。

## （二）在有用與無用之間的辨證

人生應該隨時自我鍛鍊，並求有用於世。《論語·衛靈公》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可也。」這是儒家的進退之道吧。黃永武何以從行政職務退下來，矻矻營營於文字工作？難道是他理解了「無用之用」嗎？

<sup>71</sup> 〈瓶子〉、〈枕〉，《隨筆》上，頁111-117。

<sup>72</sup> 〈邂逅寂寞〉，《隨筆》上，頁87-89。



黃永武舉例說，世人欣賞梅花，卻很少去欣賞梅子；梅子是實用的，而梅花除了純美的欣賞外，一無長處。世人欣賞種蘭花，很少去欣賞種芋麻。龍鳳高貴於豬羊。靜下心來想想，無用的東西往往高貴於有用的東西。國人懂得「無用之用」，只可惜近代以來只顧現實勢利，而誤以「有用」為第一<sup>73</sup>。

他還舉蜜蜂、蝴蝶為例。一般認為，蜜蜂勤勞工作、用情專一、照顧家庭；而蝴蝶貪戀花間、浪漫多情、四處為家。等他理解了北美的帝王蝶來回墨西哥與加拿大之間，萬里遷徙；那柔弱的身軀，怎堪長途跋涉？他繼續引申，莊周不夢蜜蜂、不夢大鵬，而以蝴蝶為夢；正因為無待釀蜜、風起，反而可以隨意自在。所以「無用之用」的蝴蝶，才是至人的夢想<sup>74</sup>。

以此類推。實用之外才有美<sup>75</sup>。讀書如果是為了博取功名，懸梁刺股，可真醜；而「沒有用」，才是詩最大的功用。他對詩的愛，文學的愛，便建立在「無用之用」的上頭。

### （三）在經世與閒適之間的兩難

黃永武肯定有過像杜甫般的心志，要效法諸葛亮「致君堯舜上，更使風俗淳」；他對於政治、文化、社會風氣發表過許多文章，學校畢業後也馬上做到了主任、院長、所長、教務長，也可以發揮個人的行政專長、創業抱負，是什麼原因讓他急流勇退呢？他說：

---

<sup>73</sup> 〈無用與有用〉，《生活美學·理趣》，17-20。

<sup>74</sup> 〈錯看蝴蝶〉，《隨筆》上，頁209。

<sup>75</sup> 〈實用之外才有美〉，《詩香谷》，頁9。



做帝王的輔佐是每一個知識分子的夢，然而許身者太多，而真能成就赫赫功名的各朝能有幾人？儒家教人心懷太高的理想和志願霸道還看不起，一定要王道；小康不算好，一定要大同。過高的理想不容易達到，結果使人人空懷大志，看不起別人，又人人都有『人為言輕』的無力感，無論盛世或衰世，無論在朝或在野，內心都充滿了挫折感。

這是他個人心境的解說嗎？盛名無完人。所以他認為著書、歸隱、藝事，心胸曠達，知足，理解人生無常，才是知識分子扭轉挫折的方法<sup>76</sup>。

著書立說，是不是文人的經世之道？他說，迷上寫作，也是受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激勵，高遠壯大的圖像，往往激勵了年輕人。年紀漸大，才明白要寫「經國大業」的文章不多；能否不朽，也得靠機運。反躬自省，迷上寫作，其實是「生命中總要有一點癡<sup>77</sup>」。癡情，使讀書用心，也使老年有所寄託，可以得到更多的快樂。

至於做為大丈夫、人上人，是不是人生最高指導原則？他認為，大丈夫的標準隨著時代風尚而改變。春秋戰國時代，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為定義。東漢以名節為重，明代人則講胸襟、度量、氣概、蘊藉。現在呢？隨個人根器，誰都可以做大丈夫；只要勇敢、誠實、不朝秦暮楚，在行動上自愛的人，誰都能成為當代的大丈夫<sup>78</sup>。

有一天，他聽聞么兒樂朋的宏論，才驚覺「人上人」之說，

---

<sup>76</sup> 〈扭轉挫折〉，《愛廬談文學》，頁59-69。

<sup>77</sup> 〈難醫最是狂吟病〉，《生活美學·理趣》，頁175-178。

<sup>78</sup> 〈大丈夫〉，《隨筆》上，頁225。



也有站不住腳的時候。樂朋說，台灣亂源就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家長、老師逼孩子要成為社會的「人上人」，文憑主義、填鴨教育一定風行。黃永武體會到，在「人上人」道路上被擠下的挫敗者，失去了自尊心，帶來了社會問題。「人下人」無自尊心，「人上人」也未必快樂；因為相對於更高的「人上人」，自己仍是「人下人」。「人上人」沒品，「人下人」沒臉，社會自然要亂<sup>79</sup>。

2005年，黃永武觀賞過兩部大陸拍攝的電視劇，《天一生水》和《天下第一樓》。他指出電視劇的內容與歷史事實不符。但兩齣劇演活了「中國讀書人真誠堅持的精神」與「商界的道義」，讓人感動。他以《魏書·趙柔傳》，以及兩則鄉鎮小故事，軟弱的證明人間道義的存在。最後的結論，卻是：「中國人難道只在戲劇的幻影裡才存在嗎？看來這類人已淡出現實世界，都隱入古典記憶或戲劇裡去了。」他在青年時期，籌思寫一本書，名為《美麗的中國人》，專收言而有信，內心能堅持真誠，遇事又勇敢擔當，雖只一介小民，在逆境中表現其強韌不輟的英雄性格，作為中國人美麗的傳統<sup>80</sup>。這本書也只能寄望於夢景之中！

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傻勁，還是「自我感覺良好」的病竈？「經世之道」，既然不是現代「有良知的讀書人」所能獨立承擔的任務，那麼將個人放諸於五湖四海任情遨遊吧！

在《愛廬小品》、《生活筆記》系列中，已經有了追求靈性、情趣、閒適的企圖，但總是被無法排解的「經世」觀念所綁架，旅遊中，不斷的比較異國思想文化、社會制度與民情風俗。如果仔細觀察，近年所寫的《山居功課》與《黃永武隨筆》，則有從舊習泥淖中拔出的企圖。

---

<sup>79</sup> 〈人上人，太多了〉，《隨筆》下，頁155。

<sup>80</sup> 〈尋找美麗的中國人〉，《隨筆》下，頁161。



寫作就寫作，閒適就閒適；一定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嗎？能「寄情於山水之間」，其實就夠了。儒家談論「內聖外王」，執著於「誠、正、修、齊、治、平」的人生進階課程；怎麼可能擁有老莊逍遙無為的自由？

## 六、結論

人生於艱難困頓中，文學是不是可以幫人自拔於天地之間？也可以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提供社會大眾學習而效法的模式？黃永武苦學出身，本持儒家入世的情懷，以引經據典的模式來撰寫文章，雖然有些許沉重，但是學養與創作相輔為用，形成了獨特的散文風格。

被選為國中教科書範文的〈磨〉，教導孩子「耐磨」的功夫，「銅鏡不磨，如何能照晰萬物？鐵劍不磨，如何能剗斷百物？一定先有過人的自我磨練的苦工，才可能超越別人<sup>81</sup>。」如同這篇作品，在《愛廬小品》系列作品中，足以提供中小學生立身處世的良箴。對於高中生而言，《生活美學》系列中的廣闊議題，談論生活趣味，也有對談與分享的樂趣。《隨筆》系列，則漸漸放下是非、善惡、黑白的判別，而走入生活本質的品味，屬於性靈書寫。用粗淺的三段法，來分析黃永武散文風格的變化，雖然有些粗糙，但是在辨識黃永武思想與人生進境的變化，應有幫助。

讀過黃永武的作品之後，內心有三樂：

### （一）樂見黃永武立典範於今來

黃永武一生的用功，對於文學的投入，有目共睹，足以為年

---

<sup>81</sup> 翰林版國三上第六課，另見《愛廬小品·勵志》，頁21。



輕朋友的楷模。他旅居海外，仍以寫作為務，寫景、記學、說理、關情，也自謙說個人「自娛有餘、結習難改、知性本色、塵緣仍癡」。可以看見他對於人情、事理的通達。

不過，更有意思的是，他曾經引述王梵志修道還家時，回答鄉人的問訊說：「我是以前的王梵志，但不是以前的王梵志<sup>82</sup>。」這句話充滿了禪機，王梵志的身體仍屬昔時，但心境已經不是。黃永武卻以儒家的心情，來談論對他人的「恕道」，對自己的「內省」，同時也慨歎「時光的無情」。

「抱真唯守墨，求用每虛心<sup>83</sup>」，可以說是黃永武先生試圖調和儒家用世精神與道家自我修為的態度吧！

## （二）樂見黃永武的勇於變革

旅居加拿大，或許不是黃永武的初衷<sup>84</sup>。他曾經說：「移民去國、隱於桃源，該是樂事了吧？對安土重遷的中國人來說，仍可能有不得已的苦心<sup>85</sup>。」因為移居海外，視野開闊，對國內外的局勢可以看得更真切，說得耿直，期待得更美善。他還說：「我對台灣、對中國，從海上桃源偶傳紅葉，成為故園昏埃中的劍氣，其實都是愛。<sup>86</sup>」親澤於黃永武先生門下的人，當可以證明此話不假。

不過，我更佩服的是，黃永武撰文抨擊「大家長」的思想。「大

---

<sup>82</sup> 〈是我，但並不是我〉，《愛廬小品·靈性》，頁 139。

<sup>83</sup> 唐人李山甫〈古石硯〉詩。

<sup>84</sup> 〈我妻無業〉：「妻打算只帶老三赴美，可以當時『小留學生』的問題困擾美國，……妻又想帶么兒來加拿大，我也贊成，這是總算圓滿成真」，《隨筆》下，頁 216。

<sup>85</sup> 〈人生的苦境〉，《生活美學·情趣》，頁 95。

<sup>86</sup> 〈序〉，《隨筆》上，序頁 2-3。



家長」是父權主義的延伸，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都做成了「父子」一倫。許多原該平等、尊重，與天俱來不可侵犯的自由的權利，往往在父權支配下被矮化、被曲解。傳統思想中如果只存權威、服從、効命的觀念，儒家的信徒也只得離家出走。

對於不同學派的思想觀念，黃永武不限門徑，包容異說。他可以跨越師大「繼承乾嘉學統為榮」的學統，肯定胡適、傅斯年以來北大深植的自由主義思想，勸告某些人士輕率去否定台大數十年傳承的自由學風，輕擲榮光，非常不值<sup>87</sup>。這種態度，不閉戶掃庭，才是大家風範。

蘇軾評論柳宗元〈漁翁〉一詩，曾說：「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sup>88</sup>」。黃永武的生命閱歷，確實走到合道與奇趣的境界，幫助我們照鑑了人生方向。

### （三）樂見黃永武的新詩長吟

黃永武常常說：「詩是我心靈的故鄉<sup>89</sup>」，又說：「我可以不為身用，不可不為世用；即使不為世用仍不可不為道用。詩就是我的道，可以忘身，可以忘世，但不可以忘道<sup>90</sup>。」這還是儒家的口吻嘛！

杜甫說：「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sup>91</sup>。」黃永武陶冶情性，埋首於學術與創作之間，反復錘煉，反復吟誦。如今又

<sup>87</sup> 〈師大的學統〉，《隨筆》上，頁229-231。

<sup>88</sup> 宋人釋惠洪《冷齋夜話》卷5，頁6。

<sup>89</sup> 〈序〉，《詩香谷》第二集（台北：健行文化，1992年9月），頁四。

<sup>90</sup> 〈新增本序〉，《中國詩學·鑑賞篇》，序頁3。

<sup>91</sup> 唐人杜甫〈解悶〉詩。



新詩改罷自長吟—試論黃永武先生的散文書寫

重新琢磨《中國詩學》，增訂新版<sup>92</sup>，添加清新而蘊藉的內容，帶給了我們豐饒的文學饗宴。

---

<sup>92</sup> 《中國詩學》（新增本），巨流圖書公司，2008-2009年。

